

# 独具一格的潮汕“女书”

■ 陈洁

潮州歌册是潮汕地区民间说唱文学，和北方的大鼓同为我国两种主要的说唱文学形式；中华大地上被称为“女子文化现象”的物事寥寥无几。而在广东，一有顺德婚嫁民俗的“自梳女”，二有潮汕地区的“潮州歌册”。那么，潮州歌册是从何而来，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？总结和分析潮州歌册的艺术特色，对传承和保护这一独特地方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## 潮州歌册源远流长

潮州的说唱文学始于唐代，由潮州弹词演变而成。随着唐代佛教在潮州一带盛行，民间艺人根据佛教教义，将收集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编写成变文。这些变文逐步形成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词。文人、艺人、财东们再把流传在潮汕妇女中的民间故事、地方传说、神话故事等搜集起来，根据读者口味大量地编写了这类册子，由书商大量刻印刊行。这些刻本一般都标有“全歌”字样，群众将这些刻本称为“歌册”。

潮州歌册从弹词演变过来后，吸取当地的民间艺术营养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表现力及艺术性，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的样式。它作为一种自娱互乐的民间文艺活动流传，千百年来深深扎根于群众中，很受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欢迎。

## 广受妇女欢迎的“女书”

潮州歌册有一个“女书”的别称。一是因潮州歌册属俚俗文学，民间素材多为劳动妇女自己提供。这种歌册运用了大量妇女听得懂的俚俗乡语，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，故广受劳动妇女的欢迎。二是因早时潮汕妇女能上学堂的很少，

她们的许多见识如道德规范、品性、情操、为人处世、是非原则、善恶观念等，都是从潮州歌册里学来的。

在旧社会重男轻女的现实中，即或处于高第门庭的女子很多也难于接受文化教育，她们都感到精神饥渴，同寅姐妹、妯娌之间常常围坐一起纳凉或互访，或边绣花边舂米边纺纱而念念不忘歌文，从听歌册到学会唱歌册中获得文化滋润，不仅学到文字，还懂得历史知识，并从私奔、自由择偶的歌册中得到妇女追求解放的启迪。她们被歌册故事吸引：听到忠臣被害就咒骂奸佞，听到公子落难得救就宽心舒气，听到情郎与小姐相会就眉飞色舞。因而她们嗜歌册如命，潮州歌册成为她们的良师益友，牵动着潮汕妇女情感的激发，也造就潮汕妇女贤淑温柔的品性。

## 地方化、通俗化的艺术特色

潮州歌册歌文以潮汕方言编写，

流行于潮汕方言区。篇幅长短不一，以数万字一部的占多数，最长的篇幅达五六十万字。歌册的取材十分广泛，包括历史故事、古代小说、各种戏剧、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等。它同小说一样，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；有中心思想，有明确的主题，并注重塑造典型人物。如果没有一个曲折动听的完整故事，它就不可能吸引听众或读者，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艺术效果。

潮州歌册的作者大都来自市民阶层。底层人文的艺术冲动使歌册作者将上述种种作了通俗化处理，使歌册能真正抒发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愿望，使引车卖浆者也能心领神会。其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主要体现在反映政治道德、风俗人情、阶级矛盾上。歌册继承古典小说的特点，重视通过人物的行动、斗争，展现人物的性格，大都能塑造出鲜明、丰满、生动的艺术形象。

潮州歌册有比较完整的情节，特具情节发展的开端，发展，高潮，结



潮州歌册

局各项基本因素，使故事显得生动曲折，波澜起伏，变幻莫测，扣人心弦，更甚于小说。作者在同一内容、同一主题的歌册中，能编造五花八门的故事情节。即使事件雷同，也会情节迥异。故编写潮州歌册的作者，首先应是编写故事的高手。

潮州歌册在结构上注重故事的条理性：主线表现题目的中心事件，分支线条即故事的铺陈；注重材料组织的严密性：故事的发生、发展一环扣一环，上下关照呼应。主要人物的出现与消失，要有交代说明；注重故事的完整性：歌册一般都在开篇说明写作意图或暗示题旨，故事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，前后连贯，首尾圆通。结尾则是矛盾的解决和人物的归宿。

潮州歌册的歌文有曲有白，一般曲文多为七字句，四句为一组，押韵以组为单位，第一、二、四句押韵，一定押方言平声韵；第三句不押韵，末一字一定是仄声字，每节之间要更换一韵。这些规定，是潮州歌册自身的艺术功能决定的。因为潮州歌册没有弦乐伴奏，诵唱者在唱到第一、二、四句押韵之处要通过“牵长声”来抒发感情，而押平声韵的调值高扬，有利于诵唱者将声“牵”得长长的。每组换一韵则能使歌文层次分明，增强音乐感，充分发挥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

潮州歌册的艺术特色，一是通俗性：语言浅白平易，夹杂方言掌故，口语化，音韵悠扬和谐、琅琅上口，虽以七言、五言为套格，情节紧张时多有变节奏以增强表达和感染力；二是地方化：根据外地题材编写的歌册也洋溢潮俗文化的特色，语言、细节、风物渗进潮俗特色，让歌者感到亲切；三是内容广博，包罗万象，情节曲折、生动，融中国小说、戏曲、弹词于一炉。

## 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

潮州歌册集千百年之文化积淀，集文学、文艺、文娱功能于一身，在漫长



吟唱潮州歌册

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潮俗文化特色和潮汕“女书”特色不变实属不易，这也说明了这种文化现象为何会受到潮汕民众的珍重和喜爱。反倒是进入现代文明、尤其是智能社会后，潮州歌册失去固有的文化生态环境，迅速被现代生活方式、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挤出了历史舞台。这是十分令人扼腕叹息的事。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的时段失去传承，潮州歌册就只有断代、失传的结果，它只能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，成为一个历史名词。应该传承潮州歌册！毕竟它是中国说唱文学南方弹词的一朵奇葩，是潮汕独特的说唱艺术，是潮汕人民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应让它在潮汕的文化资源中占据一席之地，成为发扬潮汕地区传统文化、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的力量之一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潮汕各地不少文化人纷纷挥毫创作新潮汕歌册以求实现新的突破，但成功者不多。原因是有些人并没有完全理解“继承与发扬”的辩证关系，所创作的作品脱离了潮州歌册“吸收民间艺术营养，独特民俗活动样式，洋溢潮汕文艺特色，浓烈俚俗乡土色彩，文学手法结构严谨，故事性强情节迥异，

口语通俗浅白亲切，曲文韵律平仄规范”等的式样，成了走样的潮州扣歌。更有甚者写成几近标语口号集，这就跟潮州歌册毫无相干了。

潮州歌册既然叫“女书”，就要有“女子文学”的味道。既然是一种“说唱文学”，就要在文学脚本上配置好必不可少的吟唱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段。既然又属“俚俗文学”，就要以文学真实的态度反映出生活、习俗原貌。既然是有别于“弹词”、“评书”，就不要硬凑伴奏弦乐和成其为表演。我们也欣喜地看到，不少文学艺术功底较为深厚的作者，还是写出一定数量的颇具功力的作品。他们能在反映现代生活、宣传时事政策、抨击歪风邪气、颂扬道德风尚上与传统歌册一样，做到贴近生活，贴近大众，既有时代语言，又不脱离俗套；他们遵循潮州歌册的创作规律，多为流行于民间而不为光做表演，去写好“潮州歌册”，创作出来的作品“俗而不伤其雅，嬉而不损其高”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潮州歌册这一独具一格的“女书”，将作为潮汕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、发扬。■